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七回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圍尋事生風

話說賈銘們正在桂林房內閒談，只聽得房外笑語、腳步聲響，門簾啟處，步進一個男妝女妓。眾人見是月香，忙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」月香請叫過眾人，又與桂林、雙林、文蘭彼此問名招呼，就在陸書旁邊坐下。房裡老媽趕忙獻茶、裝煙。那跟月香來的人拿了一根洋鑿銀頭烏木雕花桿子煙袋，上有紋銀洋鑿荷葉夾銀圈銀鼻銀荷包索玉色緞五彩盤金煙荷包，四根五彩穗須，裝好了真仁和青絲煙，遞月香手內。月香銜在口裡。那人用水煙紙煤吹著，將旱煙點著。月香嗅了兩口，就將煙袋送到陸書口裡。陸書接著連忙就嗅，覺得清香撲鼻，心曠神怡。

他們兩人眉目傳情，比昨日加倍親密。

那鳳林、巧雲聽見文蘭、月香來了，總到了桂林房裡。文蘭、月香看見他們兩人進房，立起身來招呼入座，彼此道過名字。桂林向鳳林道：「鳳哥哥，過來吃煙。」鳳林道：「哥哥你請，我過過癮了。」桂林站起，將鳳林拉到牀邊坐下，道：「吃兩口玩玩：「鳳林睡下去，先打了一口煙敬吳珍。吳珍道：「我吃了半會了，你老實些罷。」鳳林又請眾人吃煙，總說不會。鳳林遂吃了兩三口，讓吳珍調邊。鳳林睡到這邊來，打了一口煙敬吳珍，然後一遞一口吃。

穆竺坐在房裡，看見他們爬起睡倒，在那小盒內挑的彷彿膏藥內，在燈頭燒了吃，不知吃的什麼煙，又不好問，癡呆呆坐在房裡。看見方桌上擺了一張矮紅漆幾子，上面擺了一件物事，又不像個木頭盒子，又不像個小亭子。頂上同四角共有五個黃亮亮的彷彿小銅蠟燭，面前兩根黃亮亮的銅柱子，一塊玻璃裡面是塊鑿花貼金黃銅，中間圓圓的（一）塊白磁，當中一個小洞，有兩根針晃晃轉轉。那白磁周圍有些直直彎彎的黑痕子，又不像字，又不像符。又聽得那裡頭滴滴落落，好像是打驟櫃聲音。穆竺正在心裡躊躇，不知是件什麼物事，驀聽得那裡面叮叮噹噹響了十一聲。

只見三子走進房來，將八仙桌上擺的物件搬到梳桌上，同老媽將方桌抬到中間，捧了四個茶食碟子、進房擺在桌上，重新換了茶，擺好椅座。桂林們邀請月香、文蘭並六位老爺隨意拈拈。賈銘道：「我們腹中尚飽，才吃過早點，相應月弟媳同文相公老實些罷。」桂林們將月香、文蘭拉了坐下。桂林抓了些瓜子、蜜棗敬他兩人。巧雲又將雞蛋糕奉敬雙林，又敬雪果。

鳳林睡在牀上打煙，拗起身來道：「二位姐姐，請老實些，恕我不敬了。」文蘭道：「姐姐請過癮，不要打岔。」月香道：「鳳姐姐是有福氣人，吃的萬壽膏。」鳳林道：「姐姐說笑話了，我們被這件東西總坑死了。」說著又睡下去打煙去了。月香剝了些瓜子仁，趁眾〔人〕不防備時，悄悄遞在陸書手內。

他們用過茶食，碟子有人收過。文蘭就坐到牀邊。吳珍看見他的臉色，知道他是吃煙的，遂起身來道：「文相公，我這裡讓你吃兩口。」文蘭也不推辭，就睡下去，與鳳林對槍。賈銘們與雙林們談笑談諧，只有穆竺一人呆立不言。此刻鍾打兩下，〔三子〕進房回吳珍道：「吳老爺，菜已來了，還是擺，還是緩些？」吳珍道：「既來了，就擺罷。」三子答應，同打雜的抬了一張圓桌面子擺在八仙桌上，擺了十二張椅座，十二雙杯箸，擺好圍碟，燙了兩自斟壺百花酒放在桌上。

吳珍邀請眾人入座。賈銘道：「圓桌不分上下，陸兄弟是月相公相陪，不必說了。穆兄弟是遠客，文相公是請來的，相應就陪穆兄弟。袁兄弟、魏兄弟歡喜那位就同那位坐。」他就拉著鳳林道：「我同你坐罷。」魏璧道：「巧相公同我坐罷。」袁猷道：「桂嫂子是有主顧了，雙相公是壞蠶豆，同我坐罷。」賈銘道：「不是我們不巴結雙相公，怕他太紅。要烙人呢。」雙林道：「今日初會就拿我細娃子評味，回來再說罷。」桂林向吳珍道：「我們老夫老妻沒有謙遜了，老實些坐罷。」大家總入了座。

穆竺還站在那裡，文蘭道：「穆老爺請坐。」袁猷道：「兄弟，你請坐。愚兄才在天井裡同你說過，我何能把苦你吃呢？」

吳珍將穆竺拉了坐下，文蘭與穆竺並肩而坐。穆竺臉漲得通紅，心裡跳跳的，生怕靠著文蘭。要想到右邊讓讓，那知右邊又是雙林，弄得穆竺侷促不安。那房裡老媽看見穆竺這般伸伸縮縮的模樣，道：「穆老爺，不是我代文相公說，人粗俗些，你老爺包含，吃過酒，我代你老爺做媒。」穆竺聽了，急道：「我已經定了，業已看了七月裡年庚就娶。如今我就為娶親才上揚州來買零碎東西，我何能又定一個呢？」眾人一聽，總忍不住哂笑。

桂林與眾姊妹謙遜敬酒，你謙找遜。桂林遂執著酒壺道：

「在我房裡，有僭眾位姐姐，我先敬了。」普席斟了酒。桂林端起自己酒杯先飲乾了，候著眾人將酒乾了，才將酒杯擺下，又將普席酒杯斟滿。鳳林們各將果碟敬過，又各敬過了酒。桂林道：「還是我僭各位姐姐敬拳。」每人猜了三拳，各有輸贏，互相請底，罰酒罰唱。獨有穆竺不肯猜拳，連猜瓜子總說不懂，拳到他面前，他情願喝一杯酒，眾人也不好強他。文蘭、月香、鳳林、雙林、巧雲總敬過拳，也有輸了吃酒的，輸了唱曲的。

上了一個菜，眾人略吃了些。吳珍道：「猜拳殊覺沒趣，我們行個令玩玩，賈大哥同四位兄弟意下如何？」賈銘道：「行令最妙，也要雅俗共賞。但不知還是連他們相公，還單是我們呢？」吳珍道：「我們六人各行一令，比如我的令行終，桂相公敬個小曲；大哥的令行過，請教鳳相公一個小曲。照樣挨行，豈不有趣？」大眾齊聲道好。穆竺並不噴聲。吳珍道：「穆兄弟怎樣？」穆竺道：「我不識得什麼令不令，老實些喝酒罷。」眾人道：「既是穆兄弟不行令，我們公敬一大杯。」喊人取了大杯斟滿。穆竺並不推辭，一飲而乾，眾人贊道：「海量。」請吳珍行令。

吳珍飲了一杯令酒道：「一個《水滸》人綽號，一句四書，一句六才，要申意。如說不出及說錯者，均罰一大杯。」眾人道：「請教。」吳珍道：「玉麒麟子哭之慟，那管衫袖兒搵濕重重淚。」眾人贊好。桂林唱了一個《軟平調》，其詞曰：畫梁對對翻新燕，桃紅似火，柳綠如煙。對菱花，不覺瘦損如花面。盼歸期，雁杳魚沉書不見。滿懷春恨，愁鎖眉尖。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？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？」

桂林唱畢，眾人喝采。吳珍道：「這些檯面小曲，我們都聽厭了，回來那個再唱，罰他一大杯酒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。」輪到賈銘說令，賈銘道：「聖手書生，威而不猛，筆尖兒橫掃五千人。」大眾贊好。鳳林喊人遞過琵琶，將弦和准，唱了一個《疊落》，其詞曰：

我為你把相思害，我為你把相思害。哎哟我為你懶傍妝台，傷懷我為你夢魂常繞巫山、巫山外。我為你愁添眉黛，我為你愁添眉黛。哎哟我為你瘦損形骸，悲哀我為你何時了卻相思、相思債。

鳳林唱畢，眾人喝采。有人將琵琶取過。吳珍道：「鳳相公可算善灌米湯了，不曉得將為那個害的相思，今日在我們賈大哥跟前賣虛情。」鳳林道：「吳大爺，你不必在這裡瞎挑眼，有句話我若告訴桂姐姐，只怕同你就不得好開交了。」賈銘道：「不必說這些敲弓擊弦的話了，袁兄弟快些說令。」袁猷道：「花和尚先修其身，不禮梁王懺。」眾人贊好。雙林唱了一個《滿江紅》，其詞曰：

俏人兒，我愛你風流俊俏，豐雅是天生。我愛你人品好，作事聰明，說話又溫存。我愛你非是假，千真萬真，夙世良緣分。易求無價寶，真個少。難覓有情人，何日將心趁？我有句衷腸話，欲言我又忍，不知你肯不肯？欲言我又忍，不知你肯不肯？

雙林唱畢，眾人喝采。吳珍道：「雙林相公你不必煩，我們袁兄弟肯而又肯，包你今日趁心就是了。」賈銘道：「趁心不趁心回來再講，工夫各自忙。陸兄弟說令。」

陸書道：「浪子鑽穴隙以相窺，不想姻緣想什麼。」眾人贊好。賈銘向月香道：「你可聽見我們陸兄弟的肺腑話了？」月香微微一笑，喊跟來的人遞過琵琶，將弦和准，唱了一個《劈破玉》，其詞曰：

俏人兒，忘記了初相交時候。那時節，你愛我我愛你，恩愛綢繆。癡心腸實指望天長地久，誰知你半路途中把我丟，你罷休時

我不休。貪花賊，負義囚，喪盡良心騙女流。但願你早早應了當初咒。

月香唱畢，琵琶有人取過。吳珍道：「月相公這個小曲唱的掃興，我們陸兄弟豈是這等薄情人，要罰你一大碗酒。」月香道：「怪我唱的不好，實是量窄。」要求推情。眾人道：「這人情非陸兄弟不能講。」陸書道：「他唱的不好，再罰他唱個好的。」賈銘道：「陸兄弟捨不得把酒他喝，便宜他了。」月香道：

「諸位老爺不必哇咕。我唱二黃賠罪。」袁猷道：「你揀拿手唱罷。」忙喊污師坐在席旁，拉起提琴。月香取過琵琶將弦對準，月香遂唱道：

林黛玉悶懨懨心中愁悶，聽窗外風弄竹無限淒涼，喚紫鵲推他窗且把心散。想當初進榮府何等鬧熱，與寶玉日同食夜同炕枕，他愛我我愛他一刻難離。癡心腸實指望終身有托，到如今均長大男女有別，見了面反說些虛言套話。平白的又來了薛氏姨媽，他有女名寶釵容貌端莊，說什麼金玉緣可配鸞鳳。癡寶玉聽人言心生妄想，可憐我苦伶仃早喪爹娘，無限的心中苦難訴衷腸。奴只得常垂淚暗自悲傷，最可恨王熙鳳拆散鴛鴦。

月香唱畢，眾人喝采。琵琶有人取過。污師退住房外去了。

眾人催著魏壁說令，魏壁道：「我不說，吃杯酒罷。」吳珍不肯，再三催促。魏壁道：「托塔天王，每月五更清晨起，勾引張生跳過粉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魏兄弟，你要罰多少？」魏壁道：「我並未說錯，因何要罰？『托塔天王』是晁蓋的綽號，『每日五更清晨起』，難道不是句書？『勾引張生跳過粉牆』，難道張生不是《西廂》上人？」賈銘道：「魏兄弟，你不必強辯了。晁蓋不在天罡地煞正傳之內，然而這係《水滸》人還可將就。這『每日五更清晨起』，是後人撰的《女兒經》，並不是四書，該罰一大杯。這『勾引張生跳過粉牆』，是那唱的《鮮花》上的，並非六才詞句，又該罰一大杯。」魏壁道：「理當尊命，兄弟實是量窄，不能吃。」巧雲道：「我代一杯罷。」吳珍道：「本來派你一個小曲，如此你又要代酒，你必須串個小曲，我們才能依呢。」巧雲道：「謹遵台命。」魏壁道：「兄弟喝一小杯罷。」賈銘道：「魏兄弟執意不肯多飲，相應說個笑話罷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巧雲道：「串得不好，眾位老爺包含。」遂架籌出席，拿了一條綠洋縐金夾繡五彩鳳穿牡丹手帕，串了一個「二佳人巧梳妝」。串畢，眾人喝采。巧雲入席，銷了籌，飲了一大杯。

眾人催著魏壁說笑話，魏壁道：「說得不發笑，諸位哥哥莫怪。」眾人道：「玩意兒，那個怪你？快些說罷。」魏壁道：「獻丑。」眾人道：「洗耳恭聽。」魏壁道：「假斯文朋友在路途相遇，一揖之後，這個問道：

「兄呀，近日有甚佳句？」那個道：「前日有個朋友托我撰副對句，他是父母雙全，一妻數妾，要在對句內包羅闔家歡的意思。我就將『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福滿門』那副春聯改了數字，是『爺增歲月娘增壽，妻滿乾坤妾滿門』，可是將闔家歡包在其內了？

這個人拍掌大笑道：「足見斯文有同心，前日家母六十壽辰，各色齊備，只少一副壽聯。我兄弟又不屑求人，也是將這副春聯改了兩字，是『天增歲月娘增壽，春滿乾坤父滿門』。」

眾人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個『父滿門』。」魏壁將一小杯酒飲乾。

眾人道：「魏兄弟不行令，我們要公敬一大杯，請文相公唱個小曲。」穆竺仗著酒量好，端起大杯一飲而乾。文蘭道：「派到我獻丑，唱得不好，諸位老爺包含。」賈銘道：「不必說這些了，快些唱罷。」文蘭唱了一個《剪剪花》，其詞曰：姐在房中悶沉沉，〔煙〕癮來了沒精神，真正坑死人。呵欠打了無計數，鼻噴連連不住聲，兩眼淚紛紛。四肢無力週身軟，咽喉作癢肚裡疼，彷彿像臨盆。

欲要買土無錢鈔，欲要挑煙除閉了門，煙灰吃斷了根。

那位情哥同我真相好，挑個簪子救救我命，殘生同他關個門。

文蘭唱畢，眾人贊好。袁猷道：「文相公那一天脫了煙，我挑一大盒子來讓你吃，好同我關門。」文蘭道：「單是你會說。」將眼一瞟。

雙林道：「你們這個令甚是有趣，我也想了一個，不知用不用得？」賈銘們聽了，詫異道：「請教，請教！」雙林道：「及時雨迅雷，又驚又愛。」賈銘聽了連聲贊好道：「文簡意串，敏捷之至。我們肉眼不知你有些奇才，可謂埋沒英才，要公敬一大杯。我們大眾陪你一大杯。」忙喊人取了些大杯，自己拿過自斟壺來，斟了一杯遞與雙林。說著立起身來，將大杯接過，又在賈銘手內將酒壺奪過，在各人面前斟了大杯。大眾陪著雙林飲乾。吳珍又吃了一杯圓令酒，然後賈銘、袁猷、陸書、魏壁每人出了一個令，挨次行終。

鳳林、桂林、雙林、巧雲、月香每人唱了幾個小曲。文蘭唱了一個《寡婦哭五更》，唱畢，眾人喝采。袁猷向文蘭道：

「我聽見人說你有個什麼《常隨歎五更》，又時新又好，我們今日要請你唱與我們聽聽。」文蘭推說不會。袁猷定要他唱，他叫鳳林、月香兩人各將琵琶彈起，又囑污師坐在席旁拉起提琴。袁猷用一雙牙箸、一個五寸細磁碟子，在手中敲著，催促文蘭〔唱〕《歎五更》。文蘭道：「唱得不好，諸位老爺、眾位姐姐包含。」眾人道：「洗耳恭聽，文蘭遂唱道：一更裡，窗前月光華，可歎咱們命運差，受波查。

跑海投不著主人家，背井離鄉遠，拋撇爹和媽。悔當初不學耕和稼，南來北往全靠朋友拉，行囊衣服一樣不能差。我的天呀！顧不得含羞臉，只得把薦書下。

二更裡，窗前月光輝，可歎咱們武藝灰，派事微。

初來吃的合漏水，問印無我分，馬號沒我為。流差問了充軍罪，押解囚徒上下跑往回，犯人動怒，笑臉相陪。我的天呀！就是長短解，我也不敢將他來得罪。

三更裡，窗前月光寒，可歎咱們跟官難，好心煩。

百般巴結派跟班。煙茶新手捧，彎腰帶笑顏。有種官府愛嬉玩，朋友都恥笑，哇咕言煩雜。自己心中氣，不好向人談。我的天呀！說什麼少屈中龜老討飯。

四更裡，窗前月光圓，可歎咱們抓不住錢，碰官緣。派了門印有了權，衣服時新式，書差做一聯。五煙都要學周全，女妓、小旦日夜纏綿。浪費銀錢，忘記家園。我的天呀！碰釘子，即刻就把行李卷。

五更裡，窗前月光沉，可歎咱們不如人，苦難伸。

打了門子派差門，接帖回官話，時刻要存神。差來差往鬧紛紛，終朝忙碌碌，四處喊掉魂。門印尋銀子，看見氣壞人。我的天呀！不是大煙累，久已別處滾。

天明窗前月光遲，可歎咱們落台時，苦誰知。住在寓所怎支持，行囊都當盡，衣服不興時。煙癮到了沒法施，想起妻和子，不覺淚如絲。尋朋告友，沒處打門子。我的天呀！難道跟官人，應派流落他鄉死？

文蘭唱畢，眾人齊聲喝采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鳳林、月香的琵琶有人接過。袁猷將牙箸、圍碟仍放桌上。污師拿著提琴退住房外去了。眾人斟了一大杯酒，公敬文蘭，每人又吃一大杯賀曲。鳳林、月香每人又唱了一隻大曲並西皮二黃。

眾人總有幾分醉意，說道：「我們拿飯吃，晚間再開罷。」大眾用了飯，揩過手臉，散坐吃茶。吳珍、桂林仍睡到牀上過癮。穆竺定要先走，吳珍款留不住。袁猷道：「他既要去，二哥讓他去罷。」穆竺聽了，也未辭別眾人，連忙去了。吳珍見穆竺已去，就拿出一張六折票子代文蘭把了江湖禮，又把了一張二千文錢票與文蘭，辭別去了。袁猷向吳珍代穆竺道謝。

鳳林悄悄將賈銘拉到他房裡。賈銘看見雖沒什麼擺設，收拾得十分潔淨。壁上掛了四幅美人畫條，一副黃蠟箋紙對聯，上寫著：

鳳鳥和鳴鸞率舞 林花爛熳蝶常飛上款是「鳳林女史雅玩」，下款是「愛花生書贈」。鳳林邀請賈銘坐下，喊老媽烹了一壺濃茶來，親自取了一個五彩細磁茶缸，斟了大半茶缸子，恭敬賈銘。又叫老媽將燈開了，請賈銘吃煙。賈銘道：「不會。」鳳林道：「吃一兩口解解酒。」將賈銘拉到牀上睡下，鳳林打了一口煙，敬賈銘吃了。賈銘道：

「我不會吃煙，此刻吃了一口，覺得比桂相公房裡的煙香些，是何道理？」鳳林道：「找是前日有個客送我些大土，我攙著煮的，故而香些。你再吃一口。」賈銘又吃了一口，覺得酒竟散些。問鳳林道：「你家有何人？」鳳林默然不答。賈銘再三追問，鳳林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賈老爺，你莫笑。我自幼母親早喪，我父親貪酒好賭，將我許與堂名裡梳頭的藍四娘家做養媳。

七歲將我帶到清江教習彈唱，我不肯學，也不知挨了多少打罵。

我家婆在清江開門，家裡有十幾個伙計。十三歲時就逼我做渾生意，也不知代他家尋了多少銀子。只因我家大伯同我丈夫又嫖又賭，又吃大煙，亂同家裡相公睡覺，鬧了許多把戲，打了幾場惡官事，累下一千多銀子債來，門不能開了，逃回揚州。

現在我家婆同我丈夫、大伯租了人家半間披房，每日要四五百文費用。我在這裡雖說是分帳，是借的印字錢做的鋪蓋。我在清江，首飾、衣服當盡。現在每日要打印子錢吃早茶、戴花、胭脂粉、零用，又有幾口倒頭煙。家裡每日鬧著要錢，我來的日子又淺，身上又沒有熟客，叫我如何敷衍得過去？」說著，淚珠欲墜。

賈銘道：「我看你雖落風塵，卻無煙花俗態。不必性急，自有好處。如不棄嫌，我的意思想來巴結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鳳林道：「你老爺樓梯子高，我腳大臉丑，恐怕巴結不上。」賈銘道：「這些話我都聽厭了，如若同我結個線頭，一切玄事我還可以幫忙。」那房裡高媽正在裝水煙，遂道：「我們這鳳相公人是極好的，但是初來，家累又重，你老爺與他結個線頭，就是他造化了。」賈銘道：「我們是對面成交，不要你說現成話，明日又說要謝媒，放我的差了。」高媽道：「那有個新娘子走上轎的？」

正在房中談笑，只見陸書挽著月香的手走進房來。陸書道：

「大哥談到好處，我們不該來取厭的。」鳳林趕忙起身道：「陸老爺、月姐姐請坐。」高媽裝煙獻茶。賈銘道：「我同鳳相公談談他的家務，說來甚是可憐。」鳳林請陸書、月香吃大煙。兩人總不肯吃，仍叫鳳林睡下過癮。又談了些閒話。

三子走來道：「吳老爺請賈老爺、陸老爺、月相公們用下午。」鳳林叫老媽將煙燈收起，邀請賈銘、陸書、月香到桂林房裡。眾人用過點心，閒談取笑。晚間點了蠟燭，擺下杯箸、圍碟，仍照各人陪各人原坐入座。